

谍战系列
DIEZHANXILIE

谍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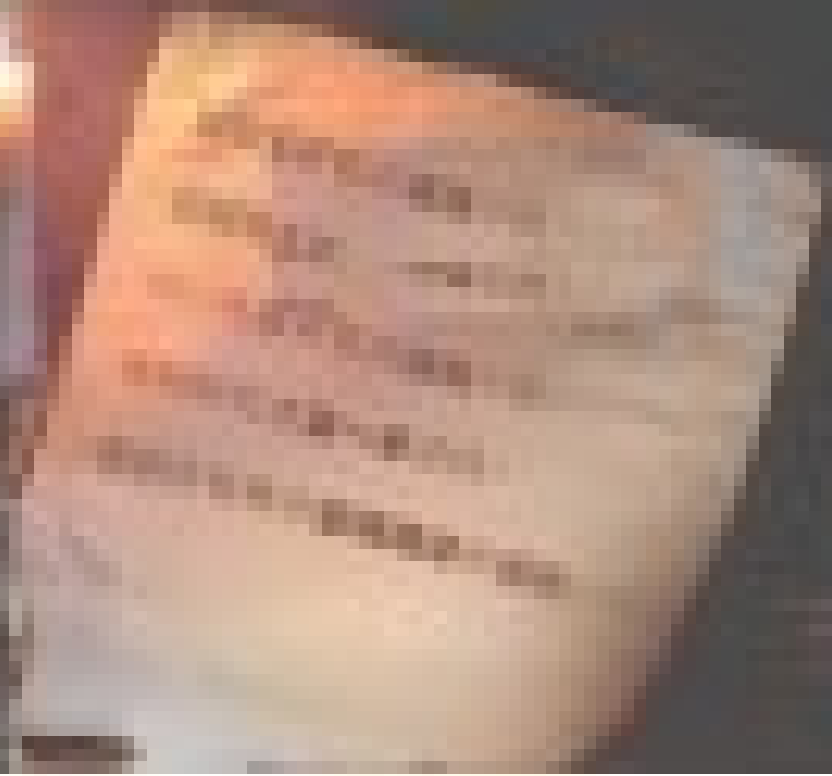
DIEYING
新独秀 著

悬疑最好看的谍战小说！
悬疑待选 谍战小说！
2011年最好看的谍战小说！
密码研究者第一手资料！
首部全程展示密码破译的谍战小说！

2014

中国好声音

CHINA VOICE



谍战系列
DEIZHANXILEI

谍影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谍影 / 新独秀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104-1648-4

I. ①谍… II. ①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9577 号

谍影

作 者: 新独秀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封面设计: 艺和天下

版式设计: 袁玉娟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秦光中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 × 1020 1/16

字数: 330 千字 印张: 23

版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1648-4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引 言

1949年3月。

大地悄悄染上了初春的绿色，山川万物在暂时的宁静中企盼休养生息。但，苍穹之下，战云密布；长江两岸，国共陈兵对视。

江北。

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，已完全解放了东北、华北、中原、淮海地区及西北大部。硝烟未尽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，陈毅、粟裕率领第三野战军共百万雄师，饮马于长江下游北岸，并在合肥瑶岗成立了渡江战役总前委。随即，总前委研究制定了特级机密文件《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》……

江南。

国民党控制着半壁河山。面对一触即发的生死大战，国民政府国防部秘密经营“长江防御计划”。汤恩伯辖26个军74个师约50万人，布防上海至江西湖口段；白崇禧领14个军40个师约25万人，屯兵湖口至宜昌段。

与此同时，国共高层正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几无可能的“和平”。

……

千里长江，波澜壮阔，奔腾不息；两岸劲旅，枕戈待旦，风萧马鸣。

彻底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箭在弦上。

在这历史性的紧要关头，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也展开了一场“互掐咽喉”的对决。它直接关系到渡江战役的成败并进而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。

这场秘密的情报战犹如滚滚江水下的暗流深湍，凶险莫测。

这是一场黎明前的生死较量！

暗夜下，剑在行走……

目 录

引言

楔子 / 001

一 梅岭峥嵘 / 003

二 密令屠杀 / 007

三 电波疑云 / 015

四 紧急营救 / 021

五 瑶岗闻惊 / 033

六 溪口兵略 / 036

七 血染金陵 / 041

八 兵锋何处 / 054

九 谍影孤行 / 066

十 绝境生死 / 076

十一 敌我谜阵 / 080

十二 与蛇同眠 / 087

十三 聚焦江防 / 103

十四 笛声杀机 / 116

十五 魂断归路 / 123

十六 密码冥想 / 154

十七 死亡宴会 / 163

十八 要害窃听 / 175

十九 红颜杀手 / 189

二十 迷宫探路 / 202

二十一 智险谍取 / 222

二十二 惊天陷阱 / 236

二十三 战栗之舞 / 248

二十四 林秀之谜 / 255

二十五 卒子冤魂 / 272

二十六 深剑出鞘 / 287

二十七 天翼折翅 / 299

二十八 喋血双雄 / 309

二十九 将军扼腕 / 323

三十 爱恨对决 / 332

尾声 暗剑悲歌 / 352

后记 / 360

楔 子

“快！快快！”

黄包车内的女人在焦急地催促着。

飞奔的车夫不满地掉过头，对车内的女人抱怨道：“已经这么快了！还要怎么快？！又不是洋汽车！”

“好好好。”女人知道是自己太急了，一迭声地应道。

黄包车在建邺路上向西狂奔。

这是黎明时分，天刚放亮，却刮起了大风。纸屑和树叶腾空乱舞，灰尘和杂物左冲右撞，破旧的棚户在狂风的吹打下“咔咔”作响。几个早行的商贩被强烈的风沙刮得睁不开眼睛，纷纷躲进巷子里。

黄包车内的女人用手捂住嘴巴和鼻孔，眯着眼睛抵御着肆虐的风沙。

刚有些曙色的天空转眼间又笼罩了层层乌云。古城南京好像又回到了黑夜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城南方向传来一阵慢吞吞的雷声，不急不躁，有气无力。它预示着大风之后可能有雨。

车夫吃力地扭动腰臀，幅度很大。

风小了一些。女人时不时将头伸出车外。外面落起了豆瓣大的雨点，把车篷砸得噼啪直响。

突然，一道巨大的闪电在车篷上空裂开，好像一柄雪亮而弯曲的利剑，将昏暗的天幕骤然撕开一个恐怖的豁口，强烈的闪光瞬间将古城照得惨白。

车夫惊骇得一个趔趄。车内的女人在惯性作用下，身体猛地蹿出车篷外。她敏捷地抓住扶手，没有摔倒在地。

闪电将女人照得清清楚楚。她 25 岁上下，身着旗袍，皮肤白净，短发凌乱，神色焦急而有点仓皇。

“咔嚓”！

紧随闪电而来的炸雷使人魂飞魄散，就像是宇宙崩裂的声音！

雷声过后，豪雨如注。

车夫犹如从长江里爬上来的一样，踉踉跄跄地出了水西门。

转眼到了西郊外的一个路口。车夫搁下车柄，两只大手使劲地在脸上抹来抹去——大雨浇得他无法睁开眼睛。

女人立即跳下车，把早已攥在手中的几张纸币塞给车夫，然后一头扎向大雨中。

她跌跌撞撞地向西狂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奔了多远，她的眼前模模糊糊出现了一户人家。

她用手擦了擦眼前的雨水。她看见那户人家的屋檐下挂着一只竹篾菜篮。随即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扑向紧闭的院门。喘息未定，她就挥起拳头猛捶那扇对开木门。

“砰砰砰！”

无人答应。

淫雨浇透了她的全身。旗袍紧贴在身上，女性的曲线似乎渐渐往下坍塌，她竭力支撑着身体。

“砰砰砰！”

“哥！哥！开门！快开门！”

“砰砰砰！”

门终于开了。出来一个30岁左右的精壮汉子。他一把扶住这个女人。

“英莲？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汉子也有点慌张，一口气问道。

“他们……他们……他们要杀人了……要……要……大屠杀了……几十个同志……”她颤栗着。未及说完，便瘫软在她哥哥的怀里。

一 梅岭峥嵘

“停下。”一个冷漠而干硬的声音在疾驰的斯蒂倍克轿车内响起。

身着黄色军服的司机立即踩住刹车。

漆黑锃亮的斯蒂倍克在山路上微微一顿，随即稳稳地停住。它身后的两辆军用吉普车猝不及防，轮胎与地面发出短促的摩擦声，然后也半仰着头停在约20度坡角的山路上。斯蒂倍克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也随之立住脚。远远望去，四辆车子颇像四只爬山小憩的甲壳虫。

斯蒂倍克里的两个士兵挺直身板，端坐在正副驾驶座上，目视前方，一动不动。

“就在这里吧。”冷漠的声音再度响起。

“是！”

驾驶座上的两个人立刻敏捷地推开车门跳下车，动作之快仿佛是被座椅使劲弹出去的。两人各一个箭步，分别跨到车子的左右门，一个标准的立定姿势，然后几乎同时拉开车门。

右侧车门的下方慢慢伸出一只黑亮的美式军靴，纤尘不染。接着，一位身着戎装的将军钻出车外。最后，他把他的另一只脚从车内抽出，并放在平整的沥青路面上。

他伫立山路，环视远方。

此人40岁左右，英武挺拔，结实的身板把将军服撑得棱角分明，胸膛前和双肩上的崭新中将军衔徽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左腮后侧的刀疤似乎在告诉人们他有着不平凡的经历。他就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监察局处长、中将宁默之。

“哎呀！这么多梅花啊！”从左侧车门出来的年轻女郎拍着双手，兴奋地说道。

女郎身穿“猎式”军服，一顶美制船形贝雷帽斜戴在秀发上，显得英姿飒爽，

不逊须眉。尤其是那一对被军装裹缚着的乳房愈显饱满有力,加上她清秀粉嫩的面庞,浑身上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。她叫汪碧茹,国防部监察局机要科科长,中校。她近乎雀跃着向宁默之走去。

与此同时,前后三辆吉普车上跳下七八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,并迅速以宁默之为中心,分布在半径100米左右的山坡上。

“叫郑少青过来。”宁默之对汪碧茹吩咐道。尽管他只要稍稍提高一下嗓门,百十米外的郑少青准能听见,但他似乎很吝啬那多用的一点力气。

“小郑,过来。”汪碧茹招着嫩葱似的小手高兴地喊道。

“来了。”郑少青答应着,同时把手枪插进枪套,然后整理了一下军仪,快步跑到汪碧茹身边。

“汪科长,什么事?”郑少青问道。

“处座叫你。”汪碧茹说。

“报告处座!”郑少青习惯性地正姿敬礼。

“嗯。不用。”宁默之眺望梅林,并不看正在敬礼的郑少青,而是摆摆手,示意郑少青不必如此郑重。

“今天,我们是来赏梅的,散散心,都放松一点儿,不必过于拘礼。”宁默之边说边向梅林走去,音色稍稍温和了一些。

汪碧茹和郑少青左右相随。

钟山北麓,梅花岭上。春光烂漫,如锦如霞。眼前的朵朵红梅和抽芽绽绿的梧桐杨柳相得益彰,它们和远处山体上的苍松翠柏一起把紫金山装扮得如诗如画。

“这是我第五次来这里赏梅了。”宁默之拾阶而上,“春居金陵而不赏梅,实为憾事。”

“是,处座。可是今年赏梅与往年不一样哦!”汪碧茹故意慢吞吞地说道,有点调皮,又有点神秘。

“有什么不一样?”宁默之不解地望着他的下属。

“我们正想喝喜酒。怎么啦?不想认账啦?”汪碧茹反过来将他一军。

“什么喜酒?”郑少青也疑惑不解。

“是谁刚刚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啊?”汪碧茹得意地含笑。

“哦,是这么个喜酒!”宁默之不由得浅笑了一下,“我还以为是你当中谁有婚姻之喜或生日之喜……”原来,宁默之不久前才晋升为中将处长。

“处座晋衔,这可比任何事都要喜庆啊!”郑少青为自己没想到这茬事而感

到不安——忽视顶头上司的喜事是官场大忌啊，犯什么错误都别犯这种错误！尽管宁默之好像在这方面不太计较。想到这里，他连忙用言语弥补自己的过失：“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我和汪科长负责办一下……”

“嗯，回去再说吧。”宁默之含糊其辞地说。

说话间，三人已来到梅花丛中。

“自抗战胜利还都金陵以来，我几乎每年都陪总裁来梅岭赏梅。能陪侍君侧，聆听教诲，确是宁某一生之幸啊！”宁默之拈花感叹。

郑少青在心里嘀咕道：“你不过是在‘赏梅团’外围转转而已，又进不了核心圈，谈什么‘君侧君侧’、‘教诲教诲’的！”嘴上却说，“是啊。这份光荣并不是什么人都有的。总裁对处座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。”

“对呀！这个酒是逃不掉的！”汪碧茹还没忘掉那即将到来的喜酒，兴致勃勃地附和道。

“可是今年，”宁默之有点伤感地说，“总裁以国为重，决然引退，去都还乡，我等……”他似乎说不下去了。

汪碧茹觉得有点扫兴，只得默默无语地随行着。

行不多远，却见山顶崖畔耸立着一个六角小亭，飞檐立柱掩映在红肥绿瘦之间。

“走，我们去登高望远。”宁默之说。

三人提腿攀登。片刻工夫，已来到亭子跟前。只见正面匾额上雕着两个朱红大字：“梅亭”。两根褐色立柱上挂着一副对联：

龙蟠江水天堑割神州为南北
虎踞钟山地脉隐王气于东西

三人凭栏而立。极目远望，顿觉钟山雄伟、天地苍茫。山脚下的长江如一条依稀的白练，蜿蜒向东。长江以北，平原阡陌消失在天之尽头。

“这个位置看风景真好。”汪碧茹说。

“在此处登高望远，方感到……方感到……”郑少青似乎在斟酌着字句，其实是故意引宁默之抒情感怀。因为他知道，宁默之好这个。他是有名的酸秀才，不但在国防部有名，在整个国民政府中也有名。

宁默之是黄埔四期生，和张灵甫、谢晋元、林彪、袁国平是同学。平素少言寡语，性格清僻，但极有文才。一旦开口，则珠玉迭出，锦绣连篇。当时黄埔的同

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：“拎墨汁”——“宁默之”之谐音也。他参加过北伐战争，在叶挺麾下任营长，打过著名的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。左腮后侧的伤疤就是那场战斗留下的记忆。抗战开始，他任第九战区作战参谋。陈诚对他的寡言和文才都很欣赏。陈诚认为，在自己身边奉职的人，稳重寡言是极其重要的品性。某次酒酣之后，陈诚挥毫写下“党国墨汁”四个字送给宁默之。勤务兵把这四个字挂在宁默之的办公室。宁默之一坐班，便看到这四个字，只能苦笑。想把它摘下来，又觉得有负陈诚一片赏识之心；不摘，确实不雅。

后来，国共重新开战。他奉命调入国防部监察局任首席监察官至今。

时事变迁。但对宁默之来说，有一点是不变的。那就是他每到一个新部门，“拎墨汁”的雅号就紧跟其后。

所以，郑少青知道，此情此景，他们的中将处长要往外倒墨汁了。

“方感到什么呀？”果不其然，宁默之接过郑少青吞吞吐吐的话头，说道，“是不是感到钟山虎踞扬子龙蟠所言不虚啊？”他说到此处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遥望对岸：“共产党刘邓、陈粟所部，蚁集江北一线，妄图涉险渡江。可是，他们如若也站在这个‘梅亭’上来俯瞰天堑要塞，马上就会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多么的荒唐！你们看这长江天堑，江面最宽处达10公里，最窄处也有两三公里。加之江水滔滔，暗流汹涌，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来。即使勉强渡江，可登陆战不是那么好打的。石头城历来易守难攻。加上汤恩伯、白崇禧在千里长江陈兵百万，且有桂海青、周至柔的海空两军立体配合，战略防线可谓固若金汤。共产党的如意算盘岂能实现？”

一席话说得汪碧茹、郑少青频频点头。

“当此之时，我拟口占一绝，以不负此情此景，亦不负这历史性时刻。”

他望着脚下嵯峨的山体和东逝的江水，慢慢吟诵道：“紫金腾上压江声，铁血梅花建邺城；王气森森千百载，于今……于今……”

他沉吟着，似一时找不着合适的诗句。接着瞄了一下左右两人，心想：“作什么诗！对牛弹琴！这两人虽有些才干，不是绣花枕头那一类的，但要读懂欣赏我的诗，还差一截。”想到此处，遂感到索然无味，说：“回去再作吧。时间不早了。”

三人于是转过身来，刚欲下亭，忽见一个士兵气喘吁吁地爬上来。“报告处座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宁默之的声音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漠。

“局里请您马上回去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他们……小高把电话打到梅林管理办，梅林管理办的人就找到了我们。”

“哦。说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他没说明。我也没问。”

“好。知道了。”

宁默之拾阶而下，边走边伸出右手腕，看了看那块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英纳格手表。

“英纳格”告诉他，现在是公元 1949 年 3 月 15 日 16 时 30 分。

二 密令屠杀

洪公祠一号内有一幢独立老式花园洋房。它东接明瓦廊，西临丰富路，南面秣陵路，北为洪公祠小巷。四面高墙森严，墙内庭院开阔，但没有林荫树木，只有几片草地和花坪。

这里原是张学良的公馆。1934 年，张学良将它送给戴笠，从此洪公祠成了“军统”本部办公地。抗战结束时，戴笠指示沈醉在洪公祠一号内修建了一座大楼，设计特别，很有模样。现在，这里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本部。

保密局局本部设情报处、行动处、电讯处、司法处等七个处，另外还设有督察室、总稽核室等三个室。保密局是 1946 年 7 月由“军统”改组而成的。“军统”全称是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。其实它跟“统计”不甚相关，而是开展一些诸如情报、渗透、暗杀、颠覆之类的工作。之所以称其为“统计局”，是出于掩饰，这是军国大事层面的韬晦之策。抗战中，“军统”为民族解放作出过贡献和牺牲。

现在，这个大院子的一号人物是毛人凤。但他很多时间并不在这里。比如今天，他正在重庆。但对冯儒和大部分在这里上班的人来说，毛人凤在与不在，他们的神经一样是绷得紧紧的；对各个处室的头头脑脑们来说，毛人凤一出差，他们就显得轻松一些。

3月15日下午2点,冯儒像往常一样走进这座熟悉而神秘的大院。

说它熟悉,是因为自1947年4月保密局从马台街22号搬进这里的时候,他就几乎天天在这座大院里上班了。

说它神秘,是因为冯儒除了对自己的办公室,以及对他顶头上司杜林甫的办公室比较熟悉外,他对其他各个处室并不熟悉,因为制度不允许他随意进入其他处室。当然,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更不可能到他的办公室来,除非这个人想到院子东北角的那个“临时审讯室”待上一段时间。

现在,冯儒已经走到保密局大门口了。他已经能看见自己的办公室了——大院西侧有一幢南北走向的灰色建筑,最里面铁门紧锁的那间屋子就是他的办公室。

“站住!请出示证件。”门口立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,其中一个用威严而略带节制的声音命令道。

冯儒一愣。这两个卫兵他都认识。两年来,每当他值班的时候基本都能在大门口看见他们笔挺地立在这里,彼此很熟悉,连左边那个卫兵眉毛上方有个黑痣他都清楚。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这也是制度规定的。其实他也不想知道他们姓甚名谁。

“怎么了?不认识我了?”冯儒反问道。

左边的那个士兵依然保持着笔挺的姿势,只是口气稍微缓和了下来:“当然认识。不过局里有新规定,也是今天刚刚通知我们的,所有进出人员一律出示证件。不管是不是局里上班的人,也不管熟悉不熟悉。请您理解。”

“哦,是这样。发生什么事了吗?”冯儒问道。

“非常时期吧。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只管执行。”右侧的那个卫兵说道。

“请出示证件吧。尽管我们知道您是特情处机要科科长、少校冯儒。搁在往常,查什么人的证件也查不到您的头上。”左边的卫兵很有水平地催促道。

“算你会说话。”冯儒边说边用右手解开左胸前军衔徽标下的口袋,掏出一个蓝色的证件,递给卫兵。

卫兵打开证件,煞有介事地歪着脑袋看了一下。

证件里贴着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的年轻男子身着少校军装,帅气儒雅,神态沉着,嘴角的酒窝里泛着一丝浅浅的笑意。

卫兵把证件合上递还给冯儒,然后“啪”的一个敬礼:“请进。”

“你很尽职。”冯儒富有智慧地对那个卫兵说道,同时嘴角露出和刚才照片

上差不多的一个浅笑。

冯儒走到那座灰色建筑的尽头，掏出钥匙打开机要科厚重的铁制大门。办公室里亮着电灯。一个穿着军服的瘦高个男子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“你来啦。那我下班了。”瘦高个男子说。

“你走吧。”冯儒说。

瘦高个男子抓起桌上的钥匙，往门外走去。

“哎，谈岳，等等。”冯儒叫住他。

“什么事？”谈岳立住脚，转过身。

“你怎么这么急？把本子给我！”冯儒说。

“哦，我忘了。”谈岳笑了一下，“也怪你，迟到了5分钟。我这急着有要事。”

“怪我怪我。刚才门口的那两个家伙缠着我要看证件。哎，谈岳，局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冯儒随口问道。

“没听说有什么事，可能是最近形势较紧吧。共产党军队随时准备渡江，党国危急，你说能不从严一点儿吗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不跟你啰唆了。我走了，她等着我呢。”

“走吧。”

谈岳习惯性地用力带上铁门。

谈岳走后，冯儒走到办公室里侧，拉开一扇木门，木门后面是电报间。报务员小白正坐在电报机前翻着报纸，见冯儒推门进来，就抬头说了声“冯科长来了”，接着又低头看报。

“看来现在没什么事啊。”冯儒说。

“今天还算清闲。”小白应道。

冯儒回到外间，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。机要科共四个人，冯儒是科长，和谈岳同是译电员，负责电文加密和解密；小白和李桂是报务员，负责收发电报。今天，冯儒和小白是同一个班次。

“科长，我有点事出去一下。你帮我看一下机子。”小白走出来，对冯儒笑笑说道。

“好的。”冯儒也不多问，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他走进电报间，坐到电报机前。

这是一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生产的CMG-200型电报收发机，是抗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政府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装备之一。

那是1941年12月初,任军统译电科科长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,侦知了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绝密情报。她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交戴笠亲自处理。戴笠极为兴奋,马上将电报转呈蒋介石。蒋介石如获至宝,即批示:“速通知美国政府。”

后来,日军的偷袭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。可惜当时美国政府对“军统”的情报不屑一顾,致使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到灭顶之灾。(有史料说,此举是罗斯福的苦肉计,目的是激起美国人民的愤恨,让国会批准总统对日宣战。)姜毅英凭借此勋成为军统中唯一的女少将。自此,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。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,协商成立了“中美情报合作所”,由戴笠任主任,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作副手。从此,大批美国特情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。这台CMG-200型电报收发机就是其中之一,它采用美式莫尔斯电报码来收发电报,性能优越。

此时,它正静静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上,晶体管内发出的蓝色信号灯表明它正处于准备状态,可随时收发电文。

冯儒瞥了一眼电报机,然后随手抓起桌上的《中央日报》:

“中央社消息:共产党欲将内战进行到底。长江北岸屯兵百万。”

.....

“本报评论:追求和平 严阵以待

.....

蒋公主动下野,实为视国家民族利益为泰山之举,令人感佩不已。代总统李公德邻先生临危受命……期冀和平谈判能使人民免于水火……然共产党的和平诚意究有几许……因此我们亦要严阵以待,方不致……”

冯儒草草翻看了一下,然后将报纸扔在桌上,站起身,在电报房内踱起了步子,似乎有满腹的心事。

这时,电报机上那蓝色的指示灯变成了红色,并发出“吱吱”的蜂鸣声——有电报了!对方在呼叫!

他赶紧坐到电报机前,戴上耳机,双眼放出全神贯注的光芒。

电台频率指示灯闪烁着89千赫兹,他知道这是国防部的流动电台。最近一年来,国防部高层常和党国领袖们外出,一有重要决策需要发布,常通过89千赫兹、电台呼号“BGF03”传输电文——电话的保密性远不及密码电报。

莫尔斯电码在“滴滴答答”的电波声中传进冯儒的耳膜，他手中的笔在飞快而准确地记录着。

莫尔斯电码又称摩斯电码，是一种时断时续的信号代码。这种信号代码可以用一种无线电信号来传送，也可以是电报电线里的电子脉冲。这种信号代码通过“点”(·)与“画”(—)不同的组合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、数字和标点符号。“画”一般是三个“点”的长度；“点”“画”之间的间隔是一个“点”的长度；字元之间的间隔是三个“点”的长度；单词、单字或一组代码之间的间隔是七个“点”的长度。比如字母“A”用“·—”表示；字母“B”用“—···”表示；字母“C”用“—·—·”表示；数字“1”用“·———”表示；数字“2”用“··———”表示；数字“3”用“...——”表示，如此等等。其中“·”即“点”，表示发报员按下电键发出一个短促的“滴”声；“—”即“画”，表示发报员按下电键并且时间保持在三个“·”左右。

冯儒熟练地抄收电文。他干这行已经有四五年了。一会儿工夫，电文纸上出现了他抄录的一长串电文密码：

1941 8013 4369 2455 9988 5911

他迅速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，取出密码本——其实就是差点被谈岳带走的那本书。那是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《唐诗三百首赏析》。

1941:第19页第41个字，这是“俯”字，它嵌在岑参的诗“俯听闻惊风”中。8013:第80页第13个字，这是一个“冲”字，它嵌在李白的《蜀道难》诗句中：“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。”

冯儒按图索骥。很快，一封绝密电文出现在眼前：

俯冲一号令相机从速解决二监要犯，一要绝密，二要妥善。具体实施由保密局特情处主导，二监执行，监察局督察此令。

冯儒感到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凉。这是一封秘密屠杀令。二监是南京第二监狱的简称，位于凤凰台附近。据他所知，里面关押着几十名共产党员，还有一些政治犯。他把头仰靠在椅背上，目光和眉头扭在一起。

墙上的挂钟在“咔嚓咔嚓”地走动着。

片刻之后，他迅速把头从椅背上抬起来，重新走进电报房。他戴上耳机，左